



對春風的期盼
似燙金無限期存摺
儲存豐厚未來
付出無限苦澀和等待

我真誠地祝願這顆種子能熬過嚴冬，等到萬物萌動的春天。如不能發芽，也能在心靈深處留下：

一份潔白的戀情
一段溫馨的回憶
一份無悔的付出
一縷永恆的陽光

兩周前，來到公司位於田納西州的工廠短期工作。我在此工作過，有幾個很熟悉的工程技術人員。見面，按此地的習慣，都先問家庭怎樣了(How is the family?)。未想到其中J君的第二次和M君的第三次婚姻均走到了盡頭。他們同我年齡相仿，M君簽完離婚文件不久，J君離婚在進行中。言談中他們有一種無奈，同時也有一種解脫的輕鬆。好在他們的孩子都長大成人，婚姻的破裂對孩子的影響不大。

近來，愛情這一古今中外，千古不衰的話題常常在我腦海里浮動。每個人對愛情都有獨特的定義和理解。人到中年，看的多了，也有一點管見和謬論。我想夫妻、戀人或任何超越一般關係的男女之間，有三種不同層次的關係交織在一起：愛情和欲。

愛屬於最高的層次。真正的愛是無私的，願為對方的幸福而甘心付出一切。它有時並非能有婚姻的結局，卻終生不渝，默默地愛對方而無悔無恨。這需要崇高的品德、修養與極強的個性。有這種境界的人，其愛的範圍往往會延伸到周圍親友。他(她)的愛，不像太陽與月亮那樣有陰晴圓缺，而像星星一樣永恆不變。

你的愛是
夢幻的重疊
時空的無序
理性的隱去
感性的重現

一顆春天里
遺忘的種子
隨秋風
飄落在寒意
已濃的曠野



玩，隨心、快樂。人不能無玩。

馬三立說了一輩子相聲，高齡走後，給世人留下三個字“逗你玩”。無獨有偶，陳省身走後，也留下同樣有意思的話“好玩”。他是當有人告訴他天上有一顆小行星用他名字命名時說的。他說，有意思、好玩，而且緊跟着又解釋了一句：好玩就是不怎麼要緊。

一個在世時被稱為中國相聲界的泰斗，一個在世時是世界級的數學大師。

兩個在各自業界獨領風騷的人物，在給人們留下不同的精華的同時，卻給人們留下一種同樣的心態：活着，有些事情，別太當真，當玩。

人經過世事以後品玩，和人之初不諳世事的嗜玩，和一生活着什麼正經事都不會做，就光是玩，是不一樣的。

玩是走過一生後，流過血，流過淚，有過名，有過利，經歷過滄桑、榮辱、起落、沉浮，而後進入的一種境界，一種詮釋，一種了知，抑或也是一種徹悟、覺。是老了之後，看世界，看世事，南南北北、東東西西、生生死死、起起落落，什麼全明白了之後，悟出的一個字。

談藝論學到一定程度，有一種物我一體，

隨機而發，一切如花，花如一切的享受，這也是玩。常寫文字的畫家黃永玉和偶寫文字的韓美林都說過同樣的話：好玩。一個講畫好玩，一個說寫文字好玩。其實他們為文畫畫、畫畫為文都非常上心，黃永玉叼着煙斗這轉那遙地要構思很久，韓美林婚姻都為之變故，但是他們不說費心，說玩，講的是度，講的是別太着意。對於創作來說，叫做緣性作爲，隨機而發。許多事情用心太過則無，藝術趣覺更是源于天發。

好像魯迅也說過類似的話，《兩地書·致許廣平(1925年3月11日)》文中就有：“中國的老法子是驕傲和玩世不恭，我覺得我自己就有這毛病。”

魯迅不避諱玩，魯迅的許多文章中都講到這個玩字。

玩是初界，也是大界。因玩廢了業的大有人在，那是荒時、荒歲、荒業、荒人的結果。因玩而成了業的人也大有人在，那是盡心、盡情、盡趣、盡興之餘發。

圍棋界有個叫王元的人，經常講棋。他的棋，在中國下得不是最好，但棋講得清楚、入道，很有意思，常常在談論一個邊角或者腹地的廝殺後，合起手說一句“挺好玩”。開始以為這是黑白世界下棋遺興之詞，即使輸贏獎金上下幾萬元，也是玩，後來我才想到這是棋界一句偈語。其實，王元這個名字的組合就是玩。一邊是王，一邊是元，玩，是人生得溫飽後，步入無欲的最高境界，最高的元(原)態。

誰得其真諦誰快樂。

只是玩什麼都可以，不要玩人。把玩和人弄在一起，是很可怕的。古話說，逢人不說人間事，便是人間無事人。玩人的人，最終不但自己也要被人玩，而且還會被自己玩。

遠東紀念公園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8592 Darrow Rd., Twinsburg OH 44087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，大小壽地，各式墓碑，普通式和豪華式，如果需要詳細資料，請打電話：EDDIE NI:330-352-7788

穴位從\$750起，開幕期間有各種優惠，請勿錯過良機！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，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身澤風
添後水
福人福
增壽又
可既定
為可一
自陰處



又飄回我老家

劉天擎

國家就是你的家
沒有國有家也是假
中國中國就是我老家
風雨海外總是惦念這個家
我的泪來自天河
在夢裏悄然低徊
我的愁有如長江
在雨裏絲絲入懷
風雪黃沙遙不住我視線
高山峻嶺我步步攀爬

我看見那長城我看見那水壩
我看見那鐵路在天地間飛
我的泪飄啊飄
又飄回我老家
中國啊中國您有多少年就有多少愛



人的品格和修養差異，所處的社會環境，對異性追求也不同。因而，在整個異性關係中，每個人對愛、情和欲的要求和持的比重不一樣。很多人常常將愛、情和欲混為一談了，尤其是將愛和情等同。愛和情有本質的不同。現實中，愛、情、欲三者往往交織在一起，構成了多姿多彩、千差萬別的男女關係。只有當婚姻這一外在的形式和愛、情、欲和諧地統一，才能有完美的幸福與永恆的快樂。這種和諧又折射在三種不同的生活層面里：精神生活、日常生活和性生活。完美無瑕的愛、情、欲和諧統一于婚姻的不多，又多被文人們掠奪到文字里去了，留給芸芸衆生的是寥若晨星。

明天就要離開工廠了，下午M君來同我話別。他笑眯眯地打開他的錢包，從中抽出一張女子照片。她坐在船上，一頭金黃色長髮飄逸在晚霞里，很美。他告訴我，這是他大學四年的戀人，剛剛在中學畢業二十五周年聚會上重逢，她已離異多年了。看到他那幸福的笑容，我真誠地祝福他們重續青梅竹馬的緣，寫下浪漫而完美的一頁。

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深夜草于田納西

在我居住的這座小城，雖說不上高樓林立，車水馬龍，但也遠離了鄉土。每逢月明之夜，李白的“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”的詩句，總是讓我沉浸在故鄉的月色之中。

最溫柔的是故鄉的春月。當新月初生，她總是象小姑娘一樣害羞，在雲彩的縫隙里躲躲藏藏，即便是在無雲之夜，她也顯得那麼嬌羞，那麼拘謹，灑下的月光淺淺的、淡淡的。這嬌美的小月，這淺淺的月色，使村莊、樹木、田野、道路披上了蟬翼般的薄紗，顯得那麼恬靜，那麼宜人。晚飯後，孩童們乘着月色，在街頭捉迷藏，推鐵環，延續着白天的快樂，享受着故鄉入夜時分月光初灑的溫馨，就連偶爾從誰家傳出的一聲狗吠，經過月光的漂洗，也顯得那麼和諧。無論是孩子還是老人，在睡覺翻身時，偶爾撒開眼睛看到窗紙上溫柔的月光，就會露出十分滿足的微笑，然後很舒服地繼續進入甜美的夢鄉。

最美的是故鄉的夏月。夏季是悶熱的。晚飯後，人們便來到街頭聊天。皎潔的月亮帶領着無數星斗挂滿天空，為他們照明。坐在街頭的老人開始給年輕人擺古，婦人們邊聊天邊撿納鞋底兒用的麻繩兒。男人們則趁着月色干一些雜活兒。要是麥熟那幾天遇上好月色，鄉人們便會趁着夜晚天道涼快，下田收麥。“蠶老一時，麥熟一晌”，為了搶收麥子，農人都是起早貪黑地干，往往是下田的碰上收工的，在月色下，互相打着招呼。當他們干累了，躺在田壟里，望着天上圓圓的月亮，就會從內心深處發出一聲感嘆：“家鄉的月兒好美啊！”

最經典的是故鄉的秋月。尤其是中秋節的月亮，更是讓人盼，讓人戀，讓人喜！那天，家家戶戶早早吃過晚飯，等待一年中最圓、最大、最明的月亮升上來。此時，老奶奶就會在院子中央擺上供桌，供桌上擺好時鮮水果和圓圓的月餅，娃們則爬上房頂，等月亮升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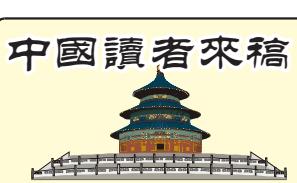


來。當他們剛剛瞅見月亮露出半個臉，就立馬朝院子里正在忙活的大人傳話：“月亮出來了，月亮出來了！”於是，老奶奶就會點燃香燭，對月亮拜上三拜，祈求月亮保佑全家平平安安，團團圓圓。供過月亮，便把水果和月餅分給孩子們吃。孩子們吃着月餅跑到村頭的水塘邊，看水中的月亮，時不時地把手中的月餅掰下一角兒扔進水中，然後看着因起了漣漪而變得一軟一軟的月亮，就會興奮地喊叫着：“月亮吃月餅啦！月亮吃月餅啦！”當人們都入睡後，象銀盤子一樣的月亮已經升高，在它慈祥的光芒照耀下，一切都顯得那麼朦朧，那麼美好，如入仙境一般。儘管夜已深，人已靜，有的人仍不能入眠，他們望着窗外的明月，思念着遠在他鄉的親人，在心中默默地為他們祝福……

最清亮的是故鄉的冬月。它高懸中天，顯得幾分清冷，幾分淒美，幾分高雅，格外亮堂，更是讓人留戀。當你去鄰村看完冬閑時才唱的大戲，回家時，月兒會很仔細，很認真地為你照路。在清亮的月色下，甚至你會看到路邊的大田里有野兔在啃着過冬的麥苗。在你回到家門前準備推門時，你站在台階上，獨自望着天上的月亮，你會感到月亮離你很近，和你很親，你真想把它摘下來，珍藏在心房里。臘月里，遠方的游子為了趕年，夜裡下了火車、汽車，便踏着土路趁着月色往家奔，有了這清清亮亮的月兒照着，日思夜念的故鄉就近在眼前了。

啊，故鄉的月亮，總是那樣明，那樣圓，那樣多情！它承載着太多的悲歡離合，承載着太厚的思念，緊系的都是親情、鄉情。攥住一把月光，你就擁有了故鄉，擁有了人間的溫暖和總也道不盡總也說不完的思念……

常書信
寄自
中國河北省



伊利華報

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：浦瑛

總編輯：劉元華

版面 / 網頁編輯：程里賓

法律顧問：黃唯

特約記者：鮑仁君
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

匹茲堡總編：楊士釗

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